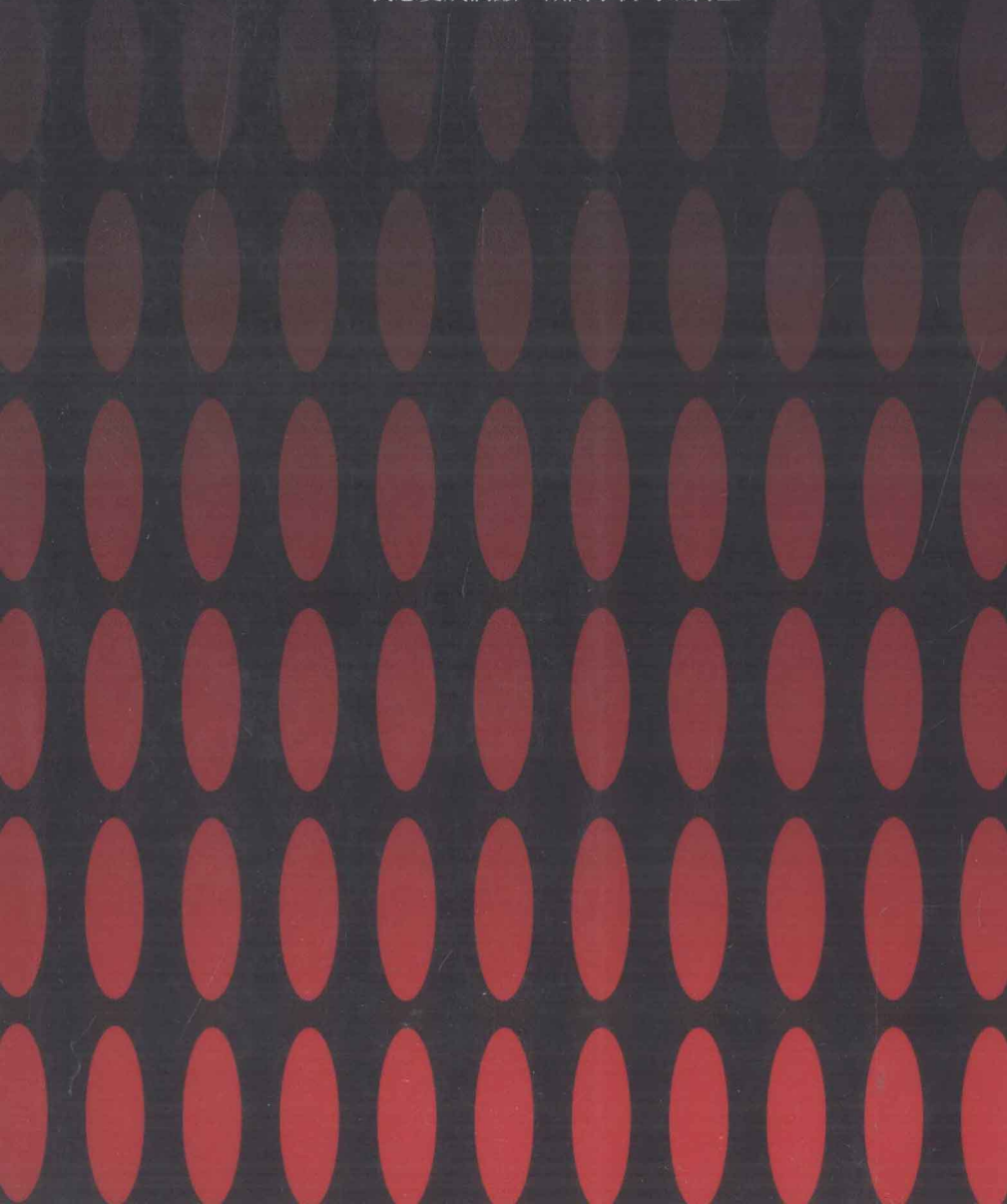


渦蟲

山本文緒 | 周青泠 譯

我想變成渦蟲，截斷了仍可以再生



渦蟲 / 山本文緒著；周青苓譯，-- 初版，--

臺北縣三重市：新雨，2003〔民92〕

面： 公分

ISBN 957-733-811-9（平裝）

861.57

92008950

渦蟲

2003 年 10 月 初版

作 者	山本文緒
譯 者	周青苓
企劃・編輯	李蕙行
主 編	王紹庭
發行人	王永福
出版者	新雨出版社 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電話 (02)2978-9528 傳真 (02)2978-9518 郵撥帳號 11954996 戶名：新雨出版社
出版登記	局版台業字第4063號
定 價	220元

本書若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歡迎讀者郵政劃撥訂購本社圖書

◎訂購五本以上九折優惠

◎團購三十本以上八折優惠

PLANARIA by YAMAMOTO Fumio

Copyright © 2000 by YAMAMOTO Fumi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., Japan 2000.

Chinese soft-cover rights in Taiwan reserved by

NEW RAIN PUBLISHING CO.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

by YAMAMOTO Fumio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, Japan and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.

渦蟲

山本文緒 | 周青泠譯

〈譯序〉就是不想振作——自溺於頹廢暖洋中的女人們

◎周青鈴

身負某種緣由或稟賦某種天性，《渦蟲》一書中的女主角們將努力奮鬥等等的價值觀全都拋諸腦後，如同卸下堅硬的盔甲一般，以慵懶的姿態將癱軟的身體與心靈一同栽入名喚頹廢的熱帶暖洋中。

旁觀者以為她們在被鹽水嗆昏後失去浮出洋面的能力，於是紛紛以各種方式伸出援手，希望能將不斷朝深海沉入的她們「解救」上岸。然而對她們來說，這溫暖的海域其實是療傷喘息的最佳場所，躲在這裡舔舐傷口感受悠然海潮，隔著透明的晃動洋面觀察陸地天際，不但愜意而且抽離。如同〈裸〉一篇中女主角所言「本來以為薄冰碎裂後沉入水底的我會凍結而死，沒想到此處竟滿溢著名為閒暇的溫水。躺臥在這裡可是比想像中要來得輕鬆愉快，我甚至找不到浮出水面的動機或目的。」然而，山本文緒仍會在故事的最後以針刺探女主角的痛點，讓她們從毫不在乎的愜意中感到莫名酸楚甚至如被電擊般突然驚起。其後女主角們是否因刺激而自

力浮游上岸作者並未交代，但讀者仍可從嘎然而止的結局中吟味其中餘韻。

人生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時期，或許因為受傷太重，或許因為心太累，旁人也許會說些「跌倒了再爬起」的一貫道理，但就是不想振作。其實誰不明白所謂大道理，但有時鬆開發條放空腦袋的任性也是自我治療的一種方式。

目次

譯序 3

謝青芬

渦蟬 7

裸 59

不在別處就在這處 115

被囚禁者的困境 167

有愛的明天 219

熬一鍋愛情的魔法秘藥 249

銀色快手

渦蟲

我希望下輩子能當渦蟲。

和朋友喝酒的時候我隨口說了這句話，沒想到大家居然很感興趣地紛紛把目光投向我。

在座的有我以前打工時認識的三個年輕人和身旁的男友。

「渦蟲是什麼？」

「啊，我知道。就是在冰山下漂來漂去，像小天使一樣長得很可愛的那個對不對？」

「那應該是流冰天使吧。」

我敲了敲威士忌的玻璃杯，中斷了大家的輪番發言。

「不對不對。大小雖然差不多，但是渦蟲是生活在深山的小溪裡而不是海裡。」
是喔，兩個女孩和另一個男孩齊聲說道。男友因為三不五時就會聽到我說這些，所以只是默默地吃著剩下的下酒菜。

「我是之前在電視上看到的。他們都在小溪的石頭下或在沒有農藥的田地清流裡，大小約一公分像個咖啡色的小山丘。仔細看的話，他們的頭是三角形的，樣子長得有點下流。」

「是怎樣下流啊。」大家笑著說道。我喝光玻璃杯中的酒後要求續杯。我們已

經喝了快三個小時。那兩個女孩和男友已經不想再喝酒於是改點了烏龍茶。

「為什麼想變成那種東西呢，春香？」

唯一想再喝下去的那個二十歲男孩問我。正要回答的時候，其中一個女孩插話打斷了我。

「我想我應該了解。如果當那種生物的話，那每天在水裡游來游去就好了，什麼事都可以不用想。」

「我可不想當那種像小山還是像龜頭一樣的東西。下輩子要當還是當超級名模最好。」

「女孩子不要跟人家講什麼龜頭的好不好。」

話題扯到此我有點不高興，於是故意大聲地說道。

「你們知道嗎，渦蟲是怎麼切牠也不會死的喔。」

說完大家愣怔怔地看著我的臉。

「就算把牠切成三段，牠也會不知不覺再生，然後變成三隻喔。三隻還算少，就算把牠切成十段，牠也會像蜥蜴的尾巴一樣很快長回來，然後變成十隻喔。」

我故意加強語氣，不過聽了我幼稚的說明，大家是一陣啞然。這時剛點的飲料正好上桌，兩個女孩便說「要不要吃點甜的？」然後打開菜單商量了起來。

「那是真的嗎？」

只有那個男孩子還是一付很有興趣的樣子，我趁著醉意興致高昂地說明起來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連只剩一點點尾巴根部的傢伙，最後也會長出龜頭然後再生
喔。」

「別鬧了，春香。」

這時男友小聲地說道。不過喧鬧的居酒屋裡，坐在對面的那三個人好像也沒聽

到。

「渦蟲是節足動物嗎？」

「節足動物是什麼？」

「牠是像蝴蝶或蚯蚓那樣嗎？」

「不是啦，是像小山丘一樣。」

「是單細胞生物嗎？」

「那我不知道啦。不過如果不去管牠牠就會變大，隨便把牠分成兩段牠就會變成兩隻所以應該是吧。」

我身體前傾用更大的聲音說道。

「我也不是很清楚啦，不過反正就是怎麼切牠都會再長出來，像個笨蛋一樣不

也挺好。你們看，我不是得乳癌嗎，如果我變成渦蟲的話，那我割掉的乳房也會馬上自己再長回來，重建手術的時間和金錢就可以省下來了。」

本來是想逗大家笑的，沒想到那男孩一臉為難，浮現一絲無力的微笑，而正在討論要點木薯牛奶還是草莓冰沙的兩個女孩也尷尬的低下頭。

「該走了吧。」

男友說道，等不及任何回應大家都已站起身來，而且很明顯的每個人的表情都是鬆了一口氣。

「妳別太過分了！」

豹介發動車引擎，以十分愕然的語氣說道。

「害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小春子這是妳的壞習慣。」

「我也沒把它當秘密啊。大家不是都已經知道了。」

「話不能這麼講。妳何必在大家喝的正高興的時候說這種無聊事呢，妳真的很

愛自揭瘡疤耶。」

是嗎？乳癌是無聊的事嗎？心裡雖這麼想，卻不想在豹介面前發脾氣。

「妳就別再說自己生病的事了，要不然小春子妳的朋友真的會越來越少喔。」下

次的聚會也讓我滿擔心的……那天去的都會是我的朋友，妳可別再像今天這樣了喔。」

小春子不用說就是指我，春香→小春→小春春→小春子，就是這樣演變延用至今。當有別人在場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叫彼此的名字，不過當只有兩個人的時候，我們就互稱「小春子」和「小豹子」。所謂的戀人同志就是會在兩人獨處的時候出現這種幼兒化的現象，不過到被叫成「小春子」這種程度，我還是有點故意在裝笨的。

「啊？我好像還是不太舒服。」

正當他因紅燈踩下煞車時，我因為有點想吐而如此喃喃說道。

「妳喝太多酒了啦。嘴巴上說不舒服，結果每個禮拜還不是去喝好多次。我看妳就戒酒然後上上健身房吧，這樣也會變瘦啊。」

剛才在居酒屋明明就話很少，現在只剩我們兩人獨處時他倒是滔滔不絕。

在人前不愛說話除了是因為他那種對內活潑對外內的性格外，或許也是因為他還只是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吧。不過他雖年輕，懂的社會常識卻是我的百倍以上，所以在人前還算能幫襯我這個年長四歲的人。

「小春子，要來我家嗎？」

豹介不經意地以撒嬌般的語氣問道。剛才不是說過我不舒服了嗎。直接送我回去啦。

可是我卻說不出口。小豹子愛著我。我能夠這樣地保持平靜，也是因為有這個事實存在的關係。如果失去這個支柱，我可以預見我一定會失速墜落，然後給旁人和家人帶來更多的麻煩，甚至自我毀滅。

前年，我因為乳癌而割除了右乳。那是我二十四歲生日前一個月的事。當時雖然覺得猶如晴天霹靂，但如今回首，這樣的形容似乎並不恰當。因為在那之前的二十三年之中，能稱為晴天的日子本來就寥寥可數。這對我這個運氣奇差的人來說已經算仁至義盡了，用這樣的形容似乎比較貼切。運氣不好的人不管到哪裡還是難逃厄運的。

不過當時當然無法這麼想得開，只覺得遭逢了人生最強烈的打擊，如同被狠狠地擊倒，而自己只能哭泣喊叫。當時醫生說癌已惡化到第四階段，所以只有及早切除一途。

第一次的手術是將乳頭下方的癌細胞以及周圍的脂肪切除，而隔年則取背部的肉做乳房的重建手術。說來好像簡單，但實際上不論肉體上或精神上都是難以置信地難熬。雖然說是重建，但畢竟不能回復到和以前一模一樣的胸部。現在就算已經

過了半年，隆起的胸部周圍仍佈滿明顯的傷痕，而背部像被武士刀砍過的十五公分傷痕也還歷歷猶新。而且因為乳頭的重建手術還要待情況穩定後才能進行，所以我的假乳房是沒有乳頭的。之前也曾想過要趕快裝上，但是一想到要再次住院、打麻醉、動手術，我就覺得乾脆就維持這樣隨他去好了。

和豹介認識是在我發現得乳癌的不久之前，當時我還有一個比我年長的男友，對我這個沒什麼男人緣的人來說，那算是第一次腳踏兩條船的經驗。雖然不可能有關，但我的確想過笨拙的我就是因為得意忘形地腳踏兩條船，才會落得如此下場。

豹介當時來我工作的公司作短期工讀，我們常常一大群人一起去喝酒，我和他在其中發現彼此意氣相投進而變成好友，一次趁著醉意就這樣發生了關係。

如果發現乳癌這件事是在和豹介發生關係之前的話……每每想到此我就不禁萬分慶幸像我這樣的人還是有那麼一點好運。豹介就是那種會不加思索地把眼前的精緻料理全部吃完的人，這樣的年少單純以及他的良好家教都讓我不由得感謝。

另一個正式的男友，在聽到我的病名後，便夾著尾巴逃跑了。在我哭著跟他說明後，他還說：「沒關係，有我在。」怎知隔天他房間的電話和手機就全都不通，打到他公司去也只說：「他理由也沒講就突然請了一個禮拜的假」，與此無關（有關嗎？）的我還被未曾謀面的陌生人兇了一頓。但是豹介並沒有逃走。他混雜在我